

口水外公

■岑昊卿

他是我的“后生外公”，“后生外公”者，一个长得很“后生”的外公也。

我们家对于亲戚的称呼非常奇怪，他是我妈的姑父，由于他长得很年轻，我叫他“后生外公”。我妈的一个表弟很喜欢吃黄桃，我叫他“黄桃舅舅”。我的曾外祖母，我称她“正月太太”，因儿时我与她来往不多，基本要在正月里才能见到。

我出生后的那天晚上，后生外公和他的妻子——我的“胖胖外婆”赶到了医院，进来第一句就问：“四脚四手都好的吗？”当时我妈隔壁床的产妇生下六个手指的孩子，把大人们都吓着了。他走近看我，见我一只眼睛闭，一只眼睛开着，就说：“这个小孩看起来像对世界很不满。”这便是我与他的初次见面。

大人们说，他原来是上山下乡的知青，在海滨当过几年农民，一开始下地干活，后来去当地的小学教书。他对这段生活念念不忘，咸菜就米饭吃六两的故事，我听他讲过十七八次。他回城后，先学画，后以美工的身份考进了银行，又通过自考、函授，一步步提升学历，最后以副高的职称从银行退休。刚退休的十年，我几乎见不到他。因为他那时的兴趣已从绘画转到摄影，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。他全国各地跑，从冰天雪地的东北跑到云贵川山里山弯里弯的农民家里，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，拍了大量照片。回家后，就把自己关在楼上书房里整理照片，或者就着照片写文章。

他住在城西的一个老小区里，家里颇清冷，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牛头骨，酷似《西游记》中狮驼岭的背景。大牛头骨的下面，则是各种各样的石膏像，有痛苦的拉奥孔，也有长得像老太婆脸的伏尔泰。家里有几个放东西的台子，下面的“台脚”是用盘虬卧龙的树根雕成的。有一年，他家墙壁上突然出现一大片树叶，据说是从“陈年老友”处拿来的。我觉得奇怪，在墙上挂画挂书法都可以理解，贴一片树叶，莫非要当类人猿吗？他家的门口有一个奇小无比的园子，他在这个螺蛳壳里做起了道场。他种了菜，种了树，还种了花，甚至还搭了一台灶。我第一次看到那台灶，感觉小脑都要萎缩了。原来，这台灶是用来烧垃圾的，厨余垃圾扔进去焚烧后直接当肥料“喂”植物。有一阵，他家的花园里全是菜青虫，他半夜写文章倦了，就起身捉一会虫。一开始，我很难想象一个摄影师半夜里在烧垃圾的灶旁捉虫的画面，不过后来想想，也确实有古人“秉烛夜游”的趣味。

年糕里的乡愁

■孙兆琦

前些日子，母亲从老家来，带了一小袋乡下叔伯用老法子揉的年糕。我捧着那袋微凉而坚实的年糕，心头蓦地一暖，当晚年糕切薄片、下油锅，与冬腌的咸齋同炒。米香依旧 is 醇厚的，口感依旧是切滑的。可吃着吃着，总觉得那满口的咸鲜软糯里缺了点什么。正怅然间，母亲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忘放笋片了。母亲的眼神里有怀念也有感触，“你父亲以前特别喜欢吃炒年糕，每当炒年糕时，总喜欢加一些笋片，少了它，鲜气就勾不出来了。”

我的家乡盛产粮棉，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，晚稻收割完后，家家户户忙着揉年糕。每每这个时候，父亲将早早浸泡好的新梗米，装在两个箩筐里，用一根长扁担，吱吱呀呀地挑到两个叔伯家和他们轮流一起揉年糕。

父亲将泡涨的米倒进蒸桶，母亲把柴火送进灶膛里，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，蒸汽顺着蒸桶的缝隙往外钻，带着纯粹的米香一团团地从灶间涌出来，弥漫了整个屋子，又漫到院子里，让清冷的空气都变得甜润。

待蒸得熟透后，父亲将冒着热气的米饭，用纱布兜起甩入石臼，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。父亲抡起长柄木槌，击打石臼中的米饭，叔伯蘸了水的双手飞快地探进去，将石臼边缘的米团往中心一拢、一翻。捶打声震得院角的陶罐瓶子嗡嗡作响，木槌落下时米饭被砸得黏软，反复捶打、翻压间，饭团渐渐变了性子。起初是疏松的饭粒，在一下下的敲击中，黏结、绵软，最终变得莹润、光滑，显出筋道的质地来。

捶好的米糕团被搬到案板上，母亲和婶子们趁着热气揉搓，掌心沾着少许熟粉，反复揉捏间，米糕团变得光滑油亮，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玉。接着，她们把米糕团搓成长条，再用木板碾压成厚薄均匀的年糕条，然后放进木制的印模里，压出带着花纹的年糕。

每当揉年糕时，孩子们总会兴奋地在旁打转，一边帮忙把揉好的年糕摆放在两侧竹匾里；一边等待着母亲和婶子们的犒赏。刚揉出来的年糕条揉成团带着余温，蘸上红糖咬一口，软糯中带着清甜，米香在舌尖慢慢化开，能甜到心窝。我们兄妹常常是肚子吃撑了都不舍得回家，哪怕闻着年糕的香味，都是一种享受……

春初，田野草籽最是鲜嫩。母亲把它与年糕同炒，每一口都能品尝到清新野逸的春天气息。小时候在老家，常听人说：“草籽炒年糕，吃得还讨要。”这句话生动描绘了草籽炒年糕的美味。

母亲还会找个星期天，让我们兄妹俩趁着暖阳，挑上半篮子荠菜。荠菜和年糕同炒有股子独特的清鲜，每次享用，我们连碗底的汤汁都不愿错过。



麾下千军自激昂

胡龙召 摄

当然接下来，他又讲了一遍就着咸菜吃六两饭的故事。然后开始讲他近几年来拍的照片写的文章：“我虽然老了，但我对摄影，还是有感情的，你说是不是……”

确实，他对摄影事业有深厚的情感。他六十几岁时，一口气出了很多书，有些是纯粹的摄影集。他在书里说自己“永远相信光与影的变化，不用 PS”，这个理念很让我感动，我感觉那是他艺术理念中所固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对传统的守卫。另一类书则是地方文化的记录和研究，一本叫《胶片乡愁》，另一本是《难忘老农民》，里面精选了几十年来的照片，有些是近十年的作品，有些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拍的。两本书很沉，每本都有近千张照片。我翻阅过这些照片，也认真读过书的前言和后记。有一段是这么写的：

他的记录，是充满感情的创作。每一次按下快门，都伴着他内心的震动。每一张黑白构图里，都包含人类滚烫的汗和血、情感、认知，还有良心。

抬头看去，他还在那里端着酒杯跟我爸聊天，脸红到了脖颈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看到他的动作幅度小了一些，声音也低下去。我坐过去，只听到他在说：“我最希望到了八九十岁，坐在藤椅上晒太阳，一边读着书，读着读着手一滑，书从我手里掉下去，我就这样走了。”

宴席结束，已到八九点钟。我爸想把他和“胖胖外婆”直接送回家，他却坚持说不用：“一脚板路，随便走走好了。”我想你是夸父吗，从餐馆到他们家，开车都要十分钟。不过“胖胖外婆”也说要走了去，她哈哈笑着说：“你‘后生外公’今天特别高兴，他跟我说跟你在一起，真的‘后生’了不少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表妹突然说了一句：“今天来了一个‘口水外公’。”

上海色拉

■柴隆

读大学的时候，从图书馆借来一本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，读完后又借回一本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，自此，渐渐走进了作家陈丹燕笔下的世界，风花雪月、人间烟火、红颜遗事、法国梧桐、锅碗瓢盆……陈丹燕笔下的上海总是风情万种，上海往事也因她而更动人。

多年后，偶然在孝闻街弄堂口的书店，翻到一本浅鹅黄色的书，封面是半张女人脸，女人抿着嘴，很严肃的样子，画风却是潇洒地随意勾勒。于是，我拿起书，看到《上海色拉》，一下子被这个题目击倒。远眺书店对面的阳台，阳光中混合着洗衣液的味道，远处矮矮的房顶上，两个女孩在跳着叫着，家养的鸽子绕着她们一圈一圈地飞着。时间仿佛定格，那一瞬，封面上的“陈丹燕著”四个字将我从虚无拉回现实。

或许，真正结缘的还是这四个字：上海色拉。小时候，住在宁波老墙门里，至少有一半的人家，直接上海亲戚来往；剩下的一半人家，弯弯绕绕之后，最后也能攀上上海的亲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春节期间去上海姑妈家拜年访亲，一盘沪式色拉的老味道记忆犹新，姑妈调制的色拉酱，比如今超市里出售的还要好吃，方块状的洋山芋，大颗粒的方腿丁，翠绿的豌豆粒，自制蛋黄色拉酱拌在一起……又在我的脑海里跳动起来。

追溯上海色拉的历史，大概和罗宋汤、炸猪排类似，皆是上海开埠后外侨带来的西菜融入上海本地后，逐渐改良而成的一道海派西菜。据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上海知名西餐厅红房子已将上海色拉作为开胃的头菜。到了我的上海姑妈这一代，她老人家固执地认为，上海人过年总是要吃一回色拉，即使费时半日，也得要全家人享用一回。从前慢，所有的生活底细里，都有一个早起就在灶间忙碌着做色拉、煲汤的姆妈，年夜饭里的上海色拉、卤牛肉、四喜烤麸、白斩鸡，是“母亲牌”味道系列之延续。

做这道沪式沙拉，费时也费力。费时的是，洋山芋须煮得皮开肉绽，但千万不可用高压锅；费力的是，色拉酱的制作搅拌要花点力气和心思。另外，方腿切出的丁须均匀有度，剥出的青豌豆粒过水不可太久，保持粒粒碧

弹钢琴的门卫师傅

■冯志军

隔了大半月，我第二次听到门卫师傅的钢琴声。

学校大厅中间有架钢琴，迎面是巨幅书法，左边是图书馆，右边墙上陈列着学校历年来的各种荣誉。放学后或活动时课，有学生在弹钢琴，不多，往往曲不成调，叮叮咚咚在大厅内回旋，充满青春的欢欣。大概是没时间或羞于表达，还没看到过老师们坐在琴凳上。

第一次知道是门卫师傅弹钢琴，在九月中旬。

八月底学校开教职工大会时，特意介绍了几位门卫师傅，其中一位是新入职的。短发、中等身高、偏瘦、小平头、黝黑，四五十岁，保安服一穿，混在“门卫堆”里，辨不出谁新谁旧。我也就回头匆忙扫过，把他和其他师傅混为一“看”。

开学两周，搅在繁琐的期始工作中，无法旁顾。下班已是暮色沉沉，校园内漆黑一片，街旁的路灯远远地投进来。穿过教学楼走向门厅，一曲不那么连贯的《致爱丽丝》从门厅传来，铿锵有力的琴声，让人怀疑弹奏者是用小榔头在敲击键盘。哪个学生，这么晚了还没回家？

穿过走廊，转弯，景观树掩映下的琴凳上，坐着个瘦削的身影，微微驼头稍低，肩膀右倾，半空中的手掌不时凝滞、思索、落下，像个陷入沉思的哲学家——是门卫乐师傅，他正沉浸在演奏中。大概是不忍打扰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师傅才选择在这个时候弹奏，那么上周，我下班跑完步后听到的琴声，也应该是乐师傅的杰作了。

此刻，他又换了一首曲子，琴声在大厅里回响，清脆、断续，正是当下流行的歌曲。我犹

豫着不敢走上前，校工迎面走来，师傅停了琴声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校工大手一挥：没事，你继续弹。言语间，是见怪不怪的熟稔——这样的琴声应该时常出现在此时的校园中。

顺着琴声的牵引，我轻声上前，在师傅身后站定，怔怔听了一会儿。校园里的路灯已亮起，灯光洒在小路上，落在门框旁，映在玻璃中，也随着琴声，欢快地地跳跃在琴键上。有晚归的初中孩子和教职员工经过，女孩们窃窃私语，男孩们推着自行车，妈妈牵着孩子的手……晚风轻拂，树影婆娑，校园里书声琅琅，一切都浸润在月光和琴声中，安宁而美好。

彼时，我和乐师傅还不熟，等他转过身，发现有人默默聆听，有些错愕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跟短视频学了两年，光在家里自己画的琴键上练，不过瘾。我五十九岁了，再不学就晚了。”果然，和音乐、和好奇为伍的人尤显年轻。

后来，在门卫室中碰到乐师傅，发现他手执口风琴忘情地吹着，面前的桌上，放着一本自制的五线谱和一张长长的手绘钢琴键，我也就见怪不怪了。乐师傅的多才多艺，和他的好学和坚持分不开。

学校的艺术节，乐师傅也上台亮了相，看他又吹口琴又弹电子琴，眉飞色舞神采飞扬，孩子们在观众席里看呆了，继而热烈鼓掌。我知道，我得牢牢抓住这个教育契机，告诉孩子们：结束一天的学习和工作后，校园中有个默默努力的身影，还有断续的琴声和简陋的琴键……

有孩子顽劣，进出“门卫门卫”地叫。我正色：“要叫门卫师傅。”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向前的人，都值得尊敬和学习。